

## 除夕，我们在东京谈书法

■ 温跃渊

大年除夕的下午，当祖国大地上处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的时候，我与老友陈道仁夫妇及他们的女儿陈晓璐，去拜望东京一位书法家井垣清明先生。道仁兄在东京工作二十多年的侄子陈继东给我们当向导和翻译。其实，清明先生的汉语也是说得不错的。我们之所以愿意来拜访清明先生，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他还是一位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这一点，我们一进门就感受到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日关系还处于敌对状态，1965年8月，由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富士国际旅行社等单位组织了840余名日本学生，于1965年至1972年间冲破重重阻力，克服巨大困难到中国各地访问，并在北京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等活动。1965年8月26日，第一次日本学生访华团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亲切接见。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几乎已经停止了对外交往，但经毛泽东主席特别批准，日本学生团

是唯一的访华团。访华团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出发前，领队总要先大声地问一声：都到齐了吗？

学生娃们都会大声地说：齐了！齐了！

后来，为了拓展日中友好事业，巩固和纪念访华成果，由井垣清明先生为主和另外几位访华的骨干倡议创立了日中友好组织“齐了会”。清明先生取出了两本书《齐了会之50年》赠给我和陈道仁。书里有一幅他们1965年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这幅印刷的照片当然不是很清晰。这时，清明先生小心翼翼地搬出了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大照片，啊，是他们50多年前与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合影！

清明先生用汉语笑着说：“这个可不能送给你们。”一下子说得我们都笑了。

这时陈继东介绍说：“清明先生一直是‘齐了会’的会长，会址也就设在先生的家里。”

先生的住宅是一座两层小楼的庭院。庭院里还种着一些果树。客厅的一面墙上，是展示书画作品的

展板，安有滑轮。先生把他保存四五十年第四次访华的锦旗悬挂在展板上，于是我们都很高兴地与他在锦旗下合了影。

已是华灯初上了，我们准备告辞。谁知先生不让，他指着一张小纸条给我们看，他为今天的会见草拟了几条议程，最后一项是“书法交流”，说是让我们留下“墨宝”。我和道仁兄只得一人写了一幅。我是隶书，道仁是楷书，而后照例用滑轮挂到展板上。我从包里取出了一本我的画册，一本自制的台历和一幅装裱好的隶书立轴。当我们缓缓地展出开头的“北国风光”时，清明立即就说：“是毛主席的《雪》！”

然后他也回赠了两幅书法作品。给我的是隶书，给道仁兄的是行草。只是人家的装裱要比我的精细得多。

我们就要告辞了，不想先生竟然又多出了一个项目：他突然跑出院外，外套也不穿，到他的果园里给我们一人摘了几个他种的柠檬，令我们分外感动。

## 家乡通公交

■ 施光华

最新消息：家乡通公交；最初反映：始料不及；最快行动：回家看看。近日从省城赶到肥东县城后，从始发站坐上101公交车40分钟左右便到达终点站——石塘镇了。途经29站，全程32华里，票价仅2元。如遇非供暖供冷月份只需1元，打卡更优惠，每天营业时间6:00~18:30，真是既经济又实惠，又极大地方便了沿途百姓出行啊！此情此景，不禁勾起我对家乡往事的回忆。

常言道，有车就有路，有路必有车。那过去家乡是啥路啥车呢？讲远的我不知道，只能毛估带猜。说近的，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打开地图，石塘镇过去8华里即是包公镇了，也就是说，包拯当年外出打拼可能就走过这条路了。至于他乘的啥车或骑马或徒步均不得而知且无从考证，甚至有无此路也打个问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包拯真的走过此路，也绝非好路亦乘坐好车。这缘于我记事时，便不过是条既不通车且又是断断续续、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偶尔几个月驶来一辆汽车，小集镇扶老携幼，千人空巷围着瞅挨个摸惊诧不已看热闹，平日路上跑进跑出的也无非是人驾马车和驴拉板车，何况是遥远的古代呢。

六十年代末，这里有了班车不过是蓬布大卡

车，没有座位且限上下午各一班。因路况较差颠簸利害，乘客争先恐后攀梯上车抢抓车厢四周栏杆，迟了站中间无依托两边晃，往往一个急刹车，连拉带拽跌倒一片。

七十年代有了老式大客车，乘车环境得到改善，但班次太少仍一天两班。那时我在省城工作，如需回家务必提早赶到县城购买上午车票，迟了上午回不去，只得在县城干耗数小时乘下午班车。有时家里有事下午临时通知回家，往往因县城将下午车票于上午提前预售完了，也只得系紧鞋带勒紧裤带徒步返家。

改革开放后，家乡无论道路或车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出行大大方便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通上公交车。这下可好了，乡下人竟然也能气宇轩昂地投币或刷卡乘车，同城里人一样共享政府乘车福利待遇，这怎不令我这个游子欢欣鼓舞呢！

到家了，母亲站在大门口。“妈姨好！”我紧步上前道。“88岁了还凑乎，要讲好哇，还是张子（现在）政府政策好，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我年轻时不通车，晚上挑一担菜走30多里路赶到县城去卖，那真吃苦啊！”母亲不无感慨地说。

## 邻里情

■ 李伟

近年来，城市中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我居住的小区位于阜城的繁华地段东大街，这里以前是一条小街老巷，小街周边店铺林立，没有什么配套设施，遇上节假日，整个老街被行人堵得水泄不通，苦不堪言。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缓解群众出行难住房难问题，市政府开始启动了“民生工程”建设，彻底改造小街老巷。随着城市节奏的加快，人们处处感受到生活的便捷和舒适。

如今，在我居住的小区楼下，树木林立，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曲径通幽。我居住在这幢楼的二单元303室，这幢楼居住着一些工薪阶层和生意人，还有为数不多的机关公务员。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一单元301室，住着一位姓周的大妈，大妈没有工作单位，生活来源靠儿女们的接济，几年前她的老伴去世，大妈平时一个人过，每天清晨，人们总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义务把楼梯口和平台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每天上下楼的人们感到心怡、气清。大妈平时喜欢养养花，种种草，她家门外有个50余平方米的平台，已打上了低矮的围墙，里面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桃花、月季、玫瑰、茉莉、兰草、梅花等，也给整幢楼增添了不少幽静的景致，一年四季，香飘四溢，春暖花开时节，五颜六色的百花竞相绽放，给人们疲惫的身心带来惬意和心醉。

何大叔是某企业的退休职工，退休十余年的他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老人的嗜好就是喜欢看报纸和电视，每天天刚蒙蒙亮，老人的房门就被轻轻打开，走出家门，到公园去溜达溜达，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大叔平时烟不抽，酒不沾，走在路上，见到这幢楼住的任何人，他都主动打个招呼，热情地问个好，所以大叔的人缘特好。大叔赋闲在家，为了摆脱枯燥生活，自费订了报纸，每天都能见到他在自家报箱取报纸的身影，由于楼上楼下，两家相处很融洽，因为怕惊扰楼下，大叔平时走路做事，总是轻手轻脚。遇上这样的好邻居，我真感到庆幸。

居家过日子，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温馨、和谐、融洽的生活空间，都希望邻里之间多一些热情、帮助和关爱。小区的人们都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也算是一种缘分。

## 父亲的茅台

■ 葛会渠

除了酒，父亲没什么特别的喜好。平日里，他不打牌、不钓鱼、不养花草，甚至不多言语，却喜欢小酌几杯。酒桌上，别人敬他，他必喝干；他敬别人，却不问人家是否会喝，自己总是一饮而尽。尽管父亲酒量不高，但其豪爽的“酒品”却小有名气。父亲说：“喝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来。”

年少时，我常常弄不明白，父亲为何会对那杯中如水一般的物事情有独钟。有好几次，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偷偷地尝上一口，却始终未能鼓起勇气。稍大些，我曾专门就此问母亲。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父亲这辈子不容易。因为祖母去世得早，父亲是祖父一手拉扯大的，儿时的他成绩优秀。1966年，读高二的父亲被“文革”飓风吹毁了大学梦。之后他做过公社的文书，却又因不善阿谀，流落至西北的一座煤矿，井下采煤劳累过度，得过肺结核，真是尝遍了人生辛酸。

后来长大，我也逐渐学会了喝酒。又读曹孟德的《短歌行》，明白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明白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才真正明白了父亲对酒的那份钟爱。

大学毕业后，我到外地工作，第一年春节回家，想买两瓶好酒送给父亲。在琳琅满目的商场

酒柜前，我转悠了好长时间，最终选择了茅台。尽管当时囊中羞涩，但我还是决定买它。回到老家，当我从包中拎出酒来送给父亲时，他老人家的眼神明显亮了一下。那年春节，父亲开了一瓶茅台，与我共饮。几杯下肚，平时很少与我沟通的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有出息了，但不能浮躁，任何时候都要踏实做人。要像这杯中的酒一样，始终清澈透明，醇和甘美，回味悠长。”看着他苍老而又深邃的眼眸，我一时无语，唯有频频点头。

第二年春节回家过年，我又拎了两瓶茅台酒孝敬他老人家。没想到的是，他接过酒后，竟然趴下身子在床底的木箱里一阵翻找，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样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打开报纸，啊，竟是我上次送他的另一瓶茅台，瓶盖、标签锃亮如新！

开了这瓶茅台，父亲又要与我共享。我说您老怎么还没喝呢。母亲笑着说：“他呀，隔两天就将这瓶酒翻出来闻闻，用抹布擦拭一遍，然后又用报纸裹好放在箱底。我说你嘴馋就喝了吧，他说这么好的酒，要等儿子回家过年一起喝。”

闻听此言，我一阵心酸。满院阳光下，父亲的头发稀疏而又斑白，我的眼窝止不住有些发潮。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